

让真实的生命跳出课堂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教育转向

叶沁莹

杭州师范大学 沈钧儒法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 人工智能近年来的发展越发呈现出智能化、拟人化的特征，机器是否终会取代人类的疑虑也正在倒逼人类对教育领域开启更深层次的思考与变革。为了避免未来走向社会的人类不会被具有新“超能力”的机器而“吞噬”，今日的课堂应该尽快从灌溉知识、培育单一品种的温室，转向鼓励生命自主生长，并最终能够跳出学校—社会藩篱的试验田，所以在此基础上，课堂要给予学生充分而自由的生命体验感，让他们内发生命驱动力，并最终成长为“跳出课堂”的真实生命，自信从容的面对人工智能时代下的挑战和冲击。

关 键 词： 真实生命；人工智能；教育转向；课堂教学；

Let Real Life out of the Classroom -- Education Shift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Ye Qinying

Shen Junru Law School,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00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recent years has increasingly show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ce and anthropomorphism, and the doubts about whether machines will eventually replace humans are forcing humans to open deeper thinking and reform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y will not be “swallowed” by machines with new “superpowers”, today’s classroom should as soon as possible from the irrigation of knowledge, the cultivation of a single variety of greenhouse, to encourage the independent growth of life, and ultimately can jump out of the school-society barrier of the experimental field, so on this basis, the classroom should give students a full and free sense of life experience. Let them send life driving force, and eventually grow into a real life that “jumps out of the classroom”, and confidently and calmly face the challenges and impact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Keywords： real lif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ducational shift; classroom teaching

人工智能作为人的智能模拟、延伸和扩展的智能，已经具有多种类人能力，不仅能学习和理解人类的语言进行对话、互动，甚至能够流畅的完成撰写邮件、写作业、写论文等任务。人工智能的到来就像可见一小部分的冰川，我们未可掌握其全貌，但它势必将会对人类未来的生存发展带去深重的影响。教育，作为化育人类的关键环节，虽然有在时代左右下被动转向的一面，但更关键的却还是看掌握在人类手中主动与时代调适磨合的那部分。面对冰川式未知的人工智能，如何让人才培养转向契合科技时代，如何让生长于课堂并走出课堂的真实生命足以自信从容地应对时代挑战和冲击，是教育转向讨论的题中之义。

一、为何要“跳”出课堂：教育育人的现实需要

个体生命有其存在于世界的意义和价值，有其成为社会公民应尽的责任与义务，有其生而为人自觉的追求与倾向，所以课堂应当为所有学生生命的生长提供可能，但不能成为学生一辈子依赖与蛀蚀的温床，更不能成为限制学生进一步发展的藩篱，学生终有一天要走出课堂，更甚之，是满怀欢喜与期待地“跳”出课堂。

（一）课堂只是个体生命价值外延的起点

课堂一词本身并不体现育人本质，但因为其所承载着学校的课程教学的任务，使其具有了对生命负责的厚重感。从进入幼儿园开始，课堂就赋予生命个体以真实可感的习惯、技能，而进入义务教育阶段后，课堂所承载的内涵主体主要转变为学科课程——以文化知识（科学、道德、艺术）为基础，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将不同的知识领域或学术领域的内容，进行系统性、逻辑化组织的知识体系。^[1] 将视野放大至学生的一生来看，方寸的课

作者简介：叶沁莹（2001—），女，浙江温州人，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思政）。

堂就是个体生命丰盈其价值的起点。

然课堂虽然是生命价值外延的起点，但除了国家规定必须履行的义务教育任务，没有人能判断什么时候算是学成归去。在人工智能面前，个体所汲取的知识数量与反应速度已无法超越机器，人工智能甚至可以在一秒内运行一条复杂的数学公式上千万次。而所谓课堂教授给学生的知识技能，人工智能也可以完全复刻，假设未来人机免不了争，人类也不该只将希望寄予在依靠课堂所学到的知识来拼。显然，如若生命永远囿于这方寸课堂，不主动“跳”出课堂，就永远失去了接触无涯之知的机会，也就永远无法实现从学生—生命的价值越阶。

（二）课堂无法顾及生命生长的所有侧面

有限的课堂难以给予生命多维度无限的发展需要，教育之难，难在面对复杂而多样的生命个体需要找到相应的育人方法与内容。当子路和冉有同时对孔子问出“闻斯行诸”的问题时，孔子却给出了截然相反两种答案。而所谓因材施教对于一个教师的专业素养考量是非常高的，教育家布卢姆虽然提出每个学生都能掌握学习，但他也承认没有哪个教师能够提供给每个学生所需的辅助性帮助。^[2]可见生命个体的复杂性决定了一个教师对一个课堂无论花费多少的精力和方法，个体所能够收获的也一定是参差不齐的。

除了无法顾及课堂里的每一个学生成长之外，教师也无暇无力顾及每一个学生的多面发展。过去社会总是认为教师只关注成绩，失衡的教育与人的关系让学生一个个都异化为了做题工具。但可曾想过，学生无法鱼和熊掌得兼，教师也是如此。教师一面承担着家长、学校甚至社会层面的培养高等人才的要求，一面就只能拿出最简单可信的成绩单来作为考核他们教学成果的标准。教师们未必没有远大的教育理想，只是他们难以在密切关注班内每一个学生成绩变化的同时再关注其中一个学生的品德发展、文学素养、艺术品质等等各方面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发展。

生命有其应当前往的世界，课堂终将不是滋养他们生长全过程的沃土，如果生命难以自觉，最终将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下错失发展机会而被淘汰。

（三）课堂外的世界是生命生长的最终归宿

人作为一个真实的智慧个体，因具有主观能动性才有推动社会发展的可能性，而机器只是被动的迎合时代所需、社会所求。如此看来，教育就有责任察觉每个学习者的人性或理性，并将生命的发展视为教育人的目的，而不是指导他们成为被社会所需要的“工具”。换言之，教育者应使每个生命充分自由舒展，并运用其自身的人性、理性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设计自己的生活，在实现自我发展与超越后最终促成社会的进步。因此，当教师让学生认识到他们是作为人类中的一个生命个体来到课堂学习时，他们就会明白他们背负着更加重要的任务，应当创造更加深刻的价值，所以他们终有一日应当主动地“跳”出这个保护着他们的课堂，回到真实的世界中。

从人的素养和能力的角度看，生命成长与发展不只是道德素养和道德能力的发展，而是一个包含了道德在内的整体的生命发展。^[3]因此，理想中具有生命自觉力的个体会主动跳出道德自觉

之外，他们懂得即使教室门外，面对的将是冰山般未知的人工智能化时代，但关上门永远只能做一个逃避时代压迫的，只会练习“茴字四种写法”般的懦夫，因此，他们会以更加顽强与积极的心态去“跳”出课堂，走入社会，成为一个能够发挥其相较于人工智能无可比拟的主观能动性优势的良好公民，去追求其他更具有生命体性的全方位的生命自觉。

二、从生长于课堂到跳出课堂：教育予人的生命驱动力

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从生长于课堂到跳出课堂，其间应当做好什么准备？人工智能时代下教育应当给予生命怎样的精神力量？怎样的生命才算具备了跳出课堂的能力？

（一）以体验式课堂磨砺判断力

杜威指出“学习中求知识的真正目的，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学得制造知识以应需求的方法”，知识是连接人脑与现实世界的一个渠道，教师自身以及学生真正应当关注的是对于知识的判断力：纷繁的大千世界里，哪一类知识才是人工智能时代下真正被需要的知识？哪一类才是值得花费时间去沉淀、去探索的知识？当下的教育常常提及题海战术，这样的教育往往把一个复杂的原理简化为一条公式，学生只需背诵即可，而剩余的时间则全部用来应用公式，提升运算的速度与准确性，但这却是今天的人工智能可以秒完成的事。但是，真正值得一代代生命个体去传承和学习的，是过去这些原理是如何被推导出来？推导原理的人用了什么方法？是在何种条件下研究出了重大发现？显然，相较于知识习得的结果而言，对习得知识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更加重要，只有新一代的生命个体真正思考过这些问题，并将其植根于探究时代的过程中，未来跳出课堂的人类才有机会推导出更多新原理、新规律，继而创造出更多的新技术、新行业、新产业，最终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造福人类。

（二）基于素养实践，激发创造性思维

当前，人工智能的机械高效或会在许多工作领域将人类淘汰，因此作为教育者更应该洞察人类的优势性，充分培养学生在智能化时代发展的“未来生存力”。记忆和基础知识是个体生长的基础，但不是教育的全部，真正要关注的是个体后续的创造性思维培养，是学生自身经过教育是否具备内生动力，是否能对教师给予的素养培育进行实践性的表达。人工智能的出现对于教育并非全都是挑战与冲击，人工智能广阔的知识体系与技能提供在教育领域的渗透让生命个体化的学习成为可能，有助于学生实现“属我性”知识体系的构建，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为生命的生长与未来价值的创造提供了可能。因此，基于时代背景，教育者应当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帮助来提高教学效率与学生的学习效率，例如运用智能教学平台、自适应学习技术来优化学生个体的学习步调与教学方法，为学生打造最适宜的个性化学习需求。^[4]

但教师如果只将课堂视为学生未来就业做准备的地方，那便低估了教育的作用、目的以及意义。对于课堂中的任何一门课程而言，学习的目标不仅在于习得特定课程的核心知识与技能，更

包括学生借由特定的课程获得在智力、社会交往、情感和价值等方面的综合成长,以及它能够给学习者所带来的长期价值和更广泛的意义。^[5]即使在课堂教授的是最基础的人文、科技和数学知识,也要让学生关注到学科背后所蕴含的大量价值判断、思维工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三) 超越知识学习, 实现生命自觉

不论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教学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教育的基本点永远是现实的生命,现实世界是生命生成的客观基础,也是与之结成真实社会关系的根本条件。^[6]学生在实践、经验、体验、探究中学习的要义,是学生能够作为完整、现实的人实现对现实世界的自觉融入、主动交往和深度参与。正如学生学习隋朝修建运河的历史,并非局限于了解运河修建的意义与影响,更要意识到一个隋朝或因运河兴或因运河亡都源自统治者其对于治理百姓的态度与手段的不同,学生不仅要学习像一名历史家一样考证历史,也要像一名政治家一样分析时局,最终达到唤起生命对于自身,对于社会、国家的思考的目的。

除了课堂对于知识的超越,生命亦要实现自我价值的超越。“后现代社会必然是一个激烈博弈、激烈竞争的市场化时代,社会的甄别机制、分成机制、淘汰机制将会更加明晰、更加灵活、更加残酷,技术机器将成为财富的垄断者和分配者。”^[7]未来人类作为具有创造性的群体去探索新技术、新专业时,必然需要具备面对困难的逆商、包容心、意志力,以及如何在未来的协作中实现共赢的能力与品质,所以教育者应当在不同向度让生命个体体会“未来的我该信仰什么”“未来的我能做些什么”“未来与我究竟有何关系”等哲学性思辨问题所带来的生命感受,并在实践中提升思想深度、磨砺情商,学会高效沟通与合作,实现能够在时代挑战与未知面前保持淡定且从容的那份生命自觉。

三、跳出课堂后的守望相助: 教育与人的终身互补

生命跳出课堂之后,并不代表结束了与教育之间的联系,教育始终能为生命的生长提供滋养,生命的发展也能反哺教育,促进教育于时代下的新的适应性转向。

(一) 健全终身教育体系, 关注可持续性生活

生活是可持续的,生命的演化是可持续的,教育之于生命生

长的意义是无限的,包含教育内容对人影响的深远性以及生活中教育机会的易得性两方面。基于此,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社会应当健全终身教育体系,为学生未来发展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提供支持与帮助。

人工智能或会替代人类的角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此人类在其一生中都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我能力,从而应对未来科技发展下对人才多样化、个性化、高素质、高水平的需求,这也要求终身教育的过程也必须综合考虑人工智能对人类带来的各方面可能的影响。因此,未来的教育要转变“以学校为中心的”“闭锁的、僵硬的”的育人方法,充分利用资源,将对社会整个教育和训练的全部机构和渠道加以统合,从而使人们“在其生存的所有部门,都能根据需要而方便地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8]

(二) 呼吁“公共人”觉醒, 培育世界公民责任感

值得注意的是,当个体生命预感到人工智能会带来社会淘汰,这样的危机意识也导致了当前个体化生存、竞争性思维以及孤立化学习方式愈演愈烈。虽然当代人的生活日益深入到公共空间中,但人的公共理性精神以及公共德性品质却出现了衰落,这种变化被称为“公共人的衰落”。^[9]因此,自觉的生命跳出课堂之后还需要再回望课堂,以世界公民的身份呼吁德育对于“公共人”回归的关注,呼吁下个阶段的教育能够培养出时代下的同盟者。而在这样的教育整体设计中,任何具体的学段、具体领域的教育改革,任何实践领域的教育,都不是“孤岛”和“碎片”,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与其他方面的改革都将成为紧密黏合的教育力,从生命整体出发,回归于真实生命发展。

“虚无主义之所以被称为‘最可怕的’,是因为它作为无条件的求意志的意志,意味着无家可归状态本身。”^[10]未来真正该令人惧怕的是后现代工业技术社会所衍生出的虚无主义,它导致生命的生长处于持续的竞争、空虚、孤独、自闭、平庸、冷漠的紧张状态中,而失去了生命其本身的真实感与内驱力,最终将会让生命沦为时代机器的附庸。因此,教育作为变革的先驱,在今天必然要负担起人工智能时代下改变社会思想观念的责任,让真实的生命回归,扎扎实实地生长于课堂,最后在跳出课堂,跃进茫茫未知的世界,拨开阻碍人类发展的迷雾。

参考文献:

- [1] 张华. 课程与教学论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 238.
- [2] [美] 布鲁姆. 布鲁姆掌握学习论文集 [M]. 福建: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6: 55-56.
- [3] 李政涛. 生命自觉与教育学自觉 [J]. 教育研究, 2010, (04): 7.
- [4] 于泽元. 那明明.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目的的转向 [J]. 中国电化教育, 2022, (01): 70.
- [5] 屠莉娅. 从素养表达走向素养实践——聚焦核心素养的课程转化与行动要义 [J]. 教育研究, 2023, 44(09): 91.
- [6] 鲁洁. 教育的原点: 育人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08(04).
- [7] 杨又. 从理解、包容走向世界公民——后现代工业技术社会的教育之思 [J]. 现代教育科学, 2021(04): 21.
- [8] 保罗·郎格朗. 终身教育导论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 [9] 叶飞. 德育一体化建设的理念基础与实践路径 [J]. 教育研究, 2020, (07): 55.
- [10] [德] 海德格尔. 路标 [M] 孙周兴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0: 455.